

## 美丽家庭

# 家里有面『励志墙』

■邱小平

2004年,大学刚毕业的女友奔波3000多公里,历时两天两夜,从湖北老家来到我服役的东北边陲小城——饶河。

是与几年的感情作一番告别,还是留在这个“一条街一盏灯,一只喇叭全城听”的边境小城?我知道,她当时的心情是矛盾而复杂的。那时,我刚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。女友的母亲也是党员,因此她对党员有一种天然的崇敬。“党员就是先进,党员就是标杆”“预备党员”的身份成了我的“加分项”。几经思虑,她决定说服父母,独自陪我留在边关。

女友学的是英语专业,去县城高中应聘,试讲后很快就被聘用。她入职的第二年,我们在小城结婚安家。婚后,我更加努力,并在年底荣获一枚三等功奖章。

那天,当我激动地把证书和奖章带回家时,妻子非常高兴。她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橱的显眼位置,还时不时过去看看。我开玩笑说:“怎么样,要不咱比比谁的证书多?”

“比比!”妻子当即“应战”。

那年,单位有数十名战士报考军校。妻子见他们学习英语很吃力,便主动提出帮他们补习英语。就这样,她白天在学校上课,晚上到军营里为战士补课。不久后,我接到命令要借调到上级单位,当时妻子刚好怀孕了。为了不让我担心,她把岳母请来家里照顾生活,为战士补课的事却始终没有落下。在分娩前一个月,她才跟岳母回到湖北老家待产。

在这种状况下,妻子带的班级成绩名列年级第一,我们单位当年有6名战士考入军校。后来,妻子被评为黑龙江省“首届好军嫂”“全省三八红旗手”。

当“首届好军嫂”证书和闪亮的“全省三八红旗手”奖章领回来的时候,妻子的眼眶湿润了。她说:“身为军嫂,就是半个兵,做这点事是应该的。”那天,我把妻子的奖章和证书放在了书橱最显眼的地方。

在家庭“争先创优”活动中暂时落后,我只能加倍努力。2008年,驻地发生雪灾,我和战友第一时间参加抢险任务,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奋战两天,最终打通生命通道。2009年,伊春发生森林大火,我和战友在森林中风餐露宿9天,直到眼睛被烟熏得都睁不开了才下火线……那几年,我连续3年荣获个人三等功。每一次,我都会将军功章放在妻子的“全省三八红旗手”旁边。

后来,我被调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。妻子一个人照顾孩子的同时,出色地完成了工作。2010年,她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党员。入党宣誓的那一刻,妻子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宣誓结束后,她在演讲中说:“从成为军嫂那一刻开始,我就下定决心支持丈夫戍边,再苦再累也会坚持。现在我也是党员了,更要无条件地支持他。”

2013年,黑龙江流域发生洪水灾害,我在抗洪一线坚守50余天,荣立个人二等功。同年,妻子荣获全市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全市师德先进个人等多个荣誉……家里书房的墙上渐渐被各种荣誉证书占满。

2013年,黑龙江流域发生洪水灾害,我在抗洪一线坚守50余天,荣立个人二等功。同年,妻子荣获全市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全市师德先进个人等多个荣誉……家里书房的墙上渐渐被各种荣誉证书占满。

2013年,黑龙江流域发生洪水灾害,我在抗洪一线坚守50余天,荣立个人二等功。同年,妻子荣获全市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全市师德先进个人等多个荣誉……家里书房的墙上渐渐被各种荣誉证书占满。

## 追赶列车的身影

■张华

## 家人

1976年的冬天,抚顺特别冷,我穿着还没佩戴领章帽徽的新军装,心里高兴得就像揣了一团火,一点也没觉着冷。

3月5日上午10点,我们50名被批准入伍的新兵在我下乡的公社门口集合,按顺序登上了两辆卡车,在一片锣鼓声中出发了。汽车顶着刺骨的寒风,碾压着残雪陈冰,直接开到了抚顺南站。又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后,我们终于登上了运送新兵的专列。列车开动的一刹那,我鼻子酸酸的,心里却感到非常自豪。

随着列车启动,看到窗外铁路两旁的电线杆一根一根地向后掠去,我的思绪也漫无边际地飘荡着。没过多久,列车慢慢地开始减速了,最后竟停了下来。我往外一看,惊喜万分,这不是章党站吗?

原来,为了确保其他正常运行的列车准点到站,运兵专列需要在一些车站停靠让路。我没想到第一个停靠站就是章党站。我的家就在离这个小站两三百米远的村子。于是,我打开车窗,贪婪地看着熟悉的站台和亲切的一草一木。

当时,我们不让下车,但也不知车要停多长时间。我把头探出窗外,向我家的方向张望,感觉连吸进嘴里的空气都是那样的亲切。这时,一列火车刚好到站,我在人流中望眼欲穿地

# 融入生命的温暖

■肖荣采



插画:姜晨

治。我有一口气,就得报恩。”

爷爷一直是个闲不下来的人,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。我妈妈刚嫁给爸爸时,周末只放一天半假期。她抽时间搭车回村里去看公婆时,爷爷对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:“在单位要主动找事做,多做事,心里才能踏实。”我五叔只要被爷爷看到白天躺在床上,总是免不了被爷爷教育。

家里的堂屋摆放着一口马蹄蹄,是爷爷返乡后蔡畅奶奶寄给他的。蔡畅奶奶曾在信中叮嘱爷爷:“你是党员,一定要跟上时代步伐,不能掉队。”爷爷收到后,立刻把家人召集到一起,嘱咐大家不要忘记,警钟长鸣。

1958年,已担任领导职务的爷爷响应国家精简机构政策回到老家。这个决定,连他的子女都无法理解。

爷爷为什么要回乡做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?我想,是不是那些

浮躁一般倒在雪山上、沼泽里的年轻身影灼痛了爷爷的眼;是不是那边跑步边睡觉的急行军,那腥风血雨的残酷战场震撼了爷爷的灵魂;是不是那些寒冷饥饿的经历,将吃苦和坚韧刻进他的骨血深处,让他只能在苦难中收获精神的平静;或许是因为经历过生死,让爷爷对人生看得无比豁达,觉得回归乡土的平凡才是世间最温暖的归宿。

爷爷最爱和我讲长征路上那些温暖的故事。蔡畅奶奶比爷爷小两岁。爷爷是她的警卫员,便以“大姐”称呼她。从小失去双亲的爷爷在李富春、蔡畅夫妻身上,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。红军离开遵义时,爷爷不小心发高烧。按照当时的规矩,伤病员需要留在当地治病休养,不能随部队行军。但是,蔡畅奶奶坚决要把爷爷带在身边。蔡畅奶奶当时身体也不好,她自己的骡子让

## 那年那时

安静温柔的夜里,祖屋后头的香樟树林氤氲在缥缈轻柔的雾气中,澄澈空明的月光如流水般静静倾泻。香樟树高大、挺拔,如剑戟般直刺天宇,就像夜雾弥漫中爷爷伟岸的身影。这些香樟树,全部由爷爷种植,像卫士一般拱立在大地上,守护着这一方的红土地。我用手抚摩着香樟树身上粗砺的疤结,呼吸着它们身上独有的清幽淡远的芬芳,心想:这是不是爷爷留在世上最后的痕迹?

在我小时候,爷爷常带着我在地里拔萝卜。萝卜拔出来后,在水塘里洗掉泥巴,爷爷双手一掰,我俩一人一段,吃得“嘎嘣嘎嘣”。有一次,爷爷一边吃,一边叹了口气,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圈,说:“大豌豆知道吧?长征过雪山前,为了确保安全,蔡畅大姐非要我丢半袋大豌豆。我舍不得丢,还发脾气了。”我撇撇嘴,吐一口萝卜皮,说:“丢就丢了呗,您还发脾气!”爷爷瞪了我一眼,说:“你小孩子懂什么,过草地时没吃的,我们还洗马粪,把洗出的马儿没消化的小碎粒煮粥来吃,有的战友还煮皮鞋来吃呢。那时候,很多战友说倒下就倒下了……”

我最喜欢冬天的晚上,天寒地冻间,爷爷在堂屋的火炉里煨红薯板栗,没一会儿满屋都是甜蜜的香味。这时,我会端个小板凳,坐在爷爷身边,给他递竹篾,看他手指翻飞地给村里人编米筛、簸箕、鱼篓子、竹匾、斗笠、筐子、竹篮……村里人实在,每次来拿爷爷编好的东西时,要么提一只鸡,要么炸一碗花雕子送来。爷爷也会让我拿一个簸箕,把喷香的炒花生、炒黄豆或者红薯条回送给村民。有时候,屋外十分寒冷,我不想出去,更舍不得送掉这些好吃的,爷爷就会告诉我:“我们在长征路上受过老百姓多少恩惠啊,睡了人家的门板,吃了人家的粮,发烧了,人家还给

我上初一那年的夏天,父亲进城办事,顺道去我寄宿的学校看我。到了中午,我们父子俩准备寻个地方吃午饭。在学校附近,刚好有一家卖蒸饺的饭馆,但从里面的环境看起来,消费应该不便宜。我们站在饭馆门口看了一会儿,便心照不宣地离开了。

那天,在另一家饭馆里,父亲替我付了饭后,就独自离开了。走之前,他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,说不饿,还有事要忙,不一起吃了。

那天,我和父亲去县城的路上,天空下起了小雨。父亲沧桑的面孔随着大巴车的摇晃,断断续续地倒映在落有雨珠的车窗上。借着我们一起去县城办事的机会,我想请父亲“下馆子”,给他买瓶好酒,点桌好菜,好好吃一顿。

父亲今年50多岁了,儿子请他“下馆子”,却是头一回。这是一桩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心事。

我上初一那年的夏天,父亲进城办事,顺道去我寄宿的学校看我。到了中午,我们父子俩准备寻个地方吃午饭。在学校附近,刚好有一家卖蒸饺的饭馆,但从里面的环境看起来,消费应该不便宜。我们站在饭馆门口看了一会儿,便心照不宣地离开了。

那天,在另一家饭馆里,父亲替我付了饭后,就独自离开了。走之前,他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,说不饿,还有事要忙,不一起吃了。

## 说句心里话

那天,我和父亲去县城的路上,天空下起了小雨。父亲沧桑的面孔随着大巴车的摇晃,断断续续地倒映在落有雨珠的车窗上。借着我们一起去县城办事的机会,我想请父亲“下馆子”,给他买瓶好酒,点桌好菜,好好吃一顿。

父亲今年50多岁了,儿子请他“下馆子”,却是头一回。这是一桩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心事。

我上初一那年的夏天,父亲进城办事,顺道去我寄宿的学校看我。到了中午,我们父子俩准备寻个地方吃午饭。在学校附近,刚好有一家卖蒸饺的饭馆,但从里面的环境看起来,消费应该不便宜。我们站在饭馆门口看了一会儿,便心照不宣地离开了。

那天,在另一家饭馆里,父亲替我付了饭后,就独自离开了。走之前,他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,说不饿,还有事要忙,不一起吃了。

## 家庭秀

向叔叔敬礼  
你被时光定格的态度那么无畏  
像从爸爸故事里  
走出的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  
你的眼睛  
那么明亮  
像从激流飞溅出来的朵朵浪花  
此刻  
我用童年仰望着你的身影  
也用虔诚编织我的梦想  
让每一个日子都熠熠闪光  
李学志配文

定格 周末,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参谋吴浩带女儿走进支队营区,瞻仰十大英雄雕像。图为吴浩向女儿讲述英雄人物李向群的故事后,女儿向英雄敬礼的情景。

李亚旗摄

## 心愿

■邹文川

到一家和当年那家蒸饺馆相媲美的饭馆。父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,开始催促我,说他自己在哪吃都可以。当我们走到一家极不起眼的快餐店门口时,父亲就再也不挪脚了。

“这儿挺好的,肯定还便宜,吃完你赶紧去办事儿。”父亲一边说,一边往里走。

我知道,父亲是舍不得花我的工资。想到这里,我心里有些酸涩。我试图带着父亲再看看,但还是没能拗过他。那天,饭菜加上一两酒,我一共替他付了10块钱。吃完后,他再次催促我先去办自己的事。

我只好先离开。走到门口时,我回

那天,我和父亲去县城的路上,天空下起了小雨。父亲沧桑的面孔随着大巴车的摇晃,断断续续地倒映在落有雨珠的车窗上。借着我们一起去县城办事的机会,我想请父亲“下馆子”,给他买瓶好酒,点桌好菜,好好吃一顿。

父亲今年50多岁了,儿子请他“下馆子”,却是头一回。这是一桩积压在我心里多年的心事。

我上初一那年的夏天,父亲进城办事,顺道去我寄宿的学校看我。到了中午,我们父子俩准备寻个地方吃午饭。在学校附近,刚好有一家卖蒸饺的饭馆,但从里面的环境看起来,消费应该不便宜。我们站在饭馆门口看了一会儿,便心照不宣地离开了。

那天,在另一家饭馆里,父亲替我付了饭后,就独自离开了。走之前,他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,说不饿,还有事要忙,不一起吃了。